

踏上「穆宣路」的 心路歷程

「領蜜」夫婦
(本會駐「南島」宣教士)

願那位不曾打盹、也不睡覺的看顧者，常在你右邊蔭庇你，無論你出你入，祂也保護你直到永遠。

轉眼間，領蜜夫婦已在南島半年了，語言學習亦由上午班轉到下午班（第1-3, 7-9級是上午班，而4-6級則是下午班）。下午班雖然只上課兩小時，但家課明顯較之前多而深，因此我們每天放學後，便趕緊做功課，希望能在睡覺前完成，好讓第二天不用太慌亂，故休息時間亦晚了，往往到十一、二時才睡覺。在老家，晚上十一、二時的街道仍然人來人往，但這裡卻很少夜生活的，我的鄰舍們每晚準時九點已關燈睡覺了。

現時語言學校下午班學生，連我倆只有六位，但過去一個月，有三位同學先後因患上登革熱病而要暫停學習，他們亦先後入住同一間醫院，加上較早前我們的房東N先生（即上期「一點蜜」中提及，幫領蜜先生「趕鬼」的那位）亦因中風入了醫院，故這個月我倆多次出入醫院，在探望他們的同時，也順道了解一下本地的醫療制度及設施，好叫我倆也有些心理準備。幾次的探訪，我們只能用簡單的南島語問候他們及為他們向大老闆祈求。雖然N先生是M民，但當我們在床邊向N太太提出想為他們代求時，他們亦沒有拒絕，但她會立即拉上床簾，站在外面等候我們。

N先生住院大約十天後的某一天，N太太向領蜜太太表達她的憂慮，並示意想向我倆借錢付醫療費用，N太太說自己並非沒有足夠金錢，只是因某些原因而暫時未能提款，她不想N先生留院太久，故才向我們借錢。領蜜太太聽到她的請求後，並沒有立即拒絕或應承她，只說要先跟領蜜先生商量。

N太太想借的數目，對我倆來說不算很多，但對本地人來說卻不少呢！我們了解到他們的確正在面對困難，並非說謊，可是我倆在本地未曾有類似的經驗，擔心會因文化差異或語言不通而引起誤會。加上，本地人往往將外國人（當然包括我們）看為富有人家，故我們不希望被他們誤以為可輕易地佔便宜，所以我倆除了尋求大老闆的指引外，亦四出向老家及本地朋友同工詢問意見及方法。經過多翻的思考後，我倆向她提出某些條

件，最後我倆動用了「私己」借給她。

款項借出後第二天，她便接了N先生回家休養。見到N先生能夠回家，我倆也感到欣喜。N先生回家後狀態仍是迷迷糊糊的，未能與人對答，但當我倆與N太太談及他的情況時，他卻突然哭起來，N太太說他因自己的現況而感到難過。看見他的眼淚，也令人感到心酸，可是我倆不懂得太多字詞去安慰他，只告訴他不要太擔心，相信漸漸會康復過來的。他們很感謝我倆願意借出款項，好讓N先生可以早日回家休養。

N先生出院至今差不多一個月了，身體亦漸漸康復過來，N太太亦已還清了所有款項。回想是次經驗確實很寶貴，我倆在當中亦學了不少功課。

一點蜜

領蜜夫婦被大家庭邀請參與演奏本地傳統樂器「乍爌」。我們在三月期間，與大家庭成員一起練習，每周兩次，每次1-2小時。雖然上文提到，現時功課多而深，理應更少時間參與這些活動。可是我們想到，是次演出也是服事的機會，過去半年我們在大家庭並沒有任何服事，因此這次真是可遇不可求。何況這些樂器是他們本土文化之一，故也可說是課外學習，因此我們亦願意嘗試。

於演奏當晚，我們一行十人穿上本地民族服裝，赤腳走上台表演。開始之前，主持人向會眾逐一介紹成員來自哪一個城市。成員們一一說出自己是來自南島某個城市，但當領蜜先生說出自己老家的名字時，台下觀眾卻大笑起來。我倆也不明白原因為何，只感到有點尷尬。

後來在回家路上，大家庭領袖告訴我們，他們大笑是因為他們以為領蜜先生在說笑，並非真實來自我們的老家。這又難怪他們的，因為領蜜先生的樣貌的確幾分像本地人，加上穿上民族服，更叫人難以分辨呢！領蜜先生常說，這是他獨有的優勢，但可惜一說話便會被人識破了。

感謝主恩

1. 三月初及四月初分別有公司派來的探訪隊及領蜜太太家人前來探望，兩次三日兩夜的相聚，為我們帶來不少支持和鼓勵。
2. 在家附近找到一個舒適的地方，可以每天一起做運動。
3. 借錢事件得到多方好友相助，才達到理想效果。
4. 領蜜先生可進升第五級，領蜜太太升第六級。

憑信代求

1. 領蜜太太父親在探訪期間向她提及他「身後事」之安排，雖然他並非患有甚麼絕症而說這話，但他已年過八十了。他此舉動使領蜜太太感到難過，期盼他早日明白及願意接受好消息。
2. 領蜜先生手臂及身上出現紅點及水泡，原因未知，但已按鄰居建議使用有關藥膏；領蜜太太感冒咳未清，記念早日康復。
3. 明年第二階段語言學習的安排，期望計劃一切順利。
4. 能於這屋合約期滿前，找到另一合適居所。